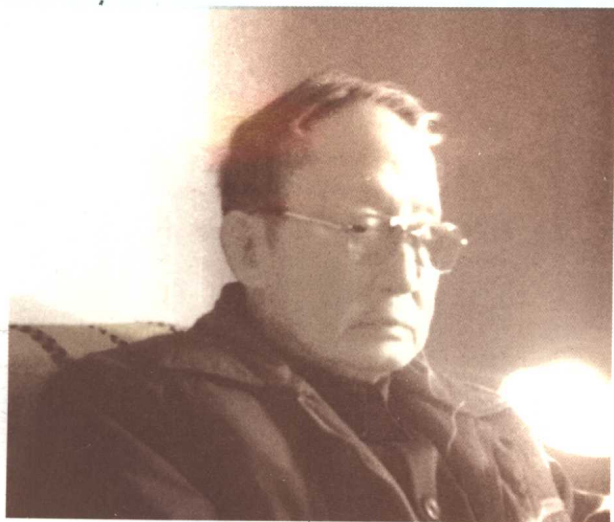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名记者丛书

Noted Journalists' Series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晁鸥 则玲 著



赵超构

---

中外名记者丛书

---

赵超构

---

晁鸥 则玲著

---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---

1998. 北京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赵超构/晁鸥著.-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1999.4

(中外名记者丛书)

ISBN 7-80153-115-9

I. 赵… II. 晁… III. 赵超构-评传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8) 第 08212 号

书 名: 赵超构

---

中外名记者丛书

著 者: 晁鸥 则玲

责任编辑: 颜景政

封面设计: 郑炳宏

---

出 版 者: 人民日报出版社 (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/邮编: 100733)

发 行 者: 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市东光印刷厂印刷

---

字 数: 180 千字

开 本: 850 × 1092 1/32

印 张: 9.125

印 数: 5000

印 次: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 - 80153 - 115 - 9/G · 070

定 价: 14.80 元

## 编者的话

中国、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。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，得到了社会的公认。我们编辑、出版这套丛书，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，借鉴他们在采访、写作、编辑、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，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。

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：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，每本15万字左右。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，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。

# 目 录

## 人物评传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前言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 1 ) |
|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.....             | ( 4 ) |
| 经济专论初露才 .....              | (14)  |
| 《朝报·小评》专栏——与马寅初论“傻报” ..... | (18)  |
| 《战时各国宣传方策》 .....           | (31)  |
| 进《新民报》——“今日论语”专栏开笔 .....   | (37)  |
| “未晚谈”专栏开笔 .....            | (42)  |
| 《延安一月》 .....               | (51)  |
| 红岩与毛泽东长谈 .....             | (58)  |
| 上海《新民报〈晚刊〉》创刊 .....        | (62)  |
| 走避香港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69)  |
| 香港论报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75)  |
| 参加开国大典 .....               | (78)  |
| 探索晚报新路子——林放“时事随笔”专栏 .....  | (82)  |
| 鸣放中的“随笔”专栏 .....           | (85)  |
| “短广软”晚报三字经 .....           | (90)  |
| “杂文家难得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(97)  |
| 《辞海》之恋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01) |
| 林放文章老更成——“未晚谈”复出 .....     | (105) |
| 飞入寻常百姓家 .....              | (110) |

## 作品选编

### 《朝报·小评》专栏及社论 (115)

新说难 (115)

官腔狗格 (116)

傻官 (117)

傻官与傻报——答马寅初先生 (118)

中国金融危机之诊断 (社论) (120)

周岁的话 (122)

生命力的表现 (123)

十二月九日 (125)

宣传之本义及其作用 (128)

### 《今日论语》、《未晚谈》专栏及其他 (130)

赶快献金 (130)

赋得“今日论语” (131)

悲剧的角色 (132)

文章和人物 (133)

关于胡适放林损 (136)

问题之人物 (139)

“党八股” (140)

《重庆私语》跋 (142)

《重庆客》小引 (145)

《灯前客话》小引 (147)

恨水的创作表现 (148)

邹韬奋先生 (150)

《论语》复刊 (152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大钞失色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54) |
| “噙”内阁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55) |
| 割卵财政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56) |
| 粒米三元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57) |
| 楣画解说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58) |
| 《新民报》之厄运 .....             | (159) |
| <b>《延安一月》</b> .....        | (160) |
|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.....             | (160) |
| 端午节访丁玲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66) |
| 延安文人群像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73) |
| 写完了《延安一月》 .....            | (179) |
| <b>《时事随笔》、《随笔》专栏</b> ..... | (182) |
| 桔子和苹果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82) |
| “从何说起”！ .....              | (184) |
| 续“片面”三题 .....              | (186) |
| “片面”无忧论 .....              | (189) |
| 先锋何在？——记者的自劬和不平之鸣 .....    | (191) |
| <b>《未晚谈》专栏及其他</b> .....    | (194) |
| 父女俩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94) |
| 有理教太公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96) |
| “尾巴”翘得好快呀！ .....           | (198) |
| 诤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200) |
| 花好月圆书长寿！ .....             | (203) |
| 杂文之春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205) |
| 望乡之情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207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小仙姑不必脸红 .....            | (211)        |
| 江东子弟今犹在 .....            | (213)        |
| 闲煞与忙煞 .....              | (215)        |
| 假如茅盾不当部长 .....           | (217)        |
| 临表涕泣 .....               | (219)        |
| 喜见“人格”又归来 .....          | (221)        |
| “溢美”也能成灾 .....           | (223)        |
| “文革”还在揪人 .....           | (225)        |
| 以牛为师 .....               | (227)        |
| “若烹小鲜” .....             | (229)        |
| 应似飞鸿踏雪泥 .....            | (231)        |
| 漫画与民主 .....              | (234)        |
| 《今日谈》的魅力 .....           | (236)        |
| 《辞海》之恋 .....             | (238)        |
| “勃焉”与“忽焉” .....          | (241)        |
| 昂纳克搭错了船 .....            | (243)        |
| 说话与听话 .....              | (245)        |
| <b>晚报论 .....</b>         | <b>(247)</b> |
| 报纸的大与小 .....             | (247)        |
| 新国家与新报纸（摘录） .....        | (248)        |
| “短广软”——新民晚报的特点和风格 .....  | (251)        |
| 关于社会新闻的一点意见 .....        | (255)        |
| 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？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——兼谈新民晚报是怎样一张报纸？ .....   | (259)        |
| 复刊的话 .....               | (275)        |
| <b><u>生平年表</u> .....</b> | <b>(277)</b> |



# 人物评传

## 前 言

赵超构（林放、沙，1910—1992），是中外名记者中，颇具特色的民间报人、专栏作家。

他于1934年，怀抱经济专业知识，踏进报坛，矢志以“言论报国”、“走韬奋的路子”，从经济评论与“小评”专栏开笔。在六十年如一日的笔耕中，焚膏继晷，孜孜兀兀，经常一日一文，力耕数以十计的专栏。解放前，以脍炙人口的“今日论语”专栏（1941—1948）赢得读者。特别是“未晚谈”专栏（1943—1992），历经新旧两个社会，波折三起三落，时跨半个世纪风云，兑现“写呀写呀直至最后一口气”才终笔的诺言，是赵超构人格、报格、文格的结晶。他用数以万计的专栏评论，构筑蔚为奇观的小言论长城，是我国报刊史上名副其实的专栏作家。他的专栏评论，在师承邹韬奋小言论及鲁迅风基础上，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它既有韬奋那种直言快语抨击时政的特点，又有鲁迅那种幽默、讽刺、尖锐、泼辣的杂文味。他的专栏内涵，以世象、社会批评为主体，视点笔触所及，宏观宇宙之大，微观苍蝇之末，上至领袖伟人，下及平民凡人，乃至“有理教太公”的小娃

娃。纵笔所至新闻热线人物当以千计。所评世象、社会问题，常常引起社会舆论效应，其文常为权威报刊转载，其言常常触及最高决策层的神经，引起他们的注意与重视，甚至引为决策依据。专栏所持有的深刻的历史沉思与浓郁的文化意蕴，又由他那支被文论家王元化誉为“鲁迅式金不换”的笔，生发出一篇篇带有艺术性、富于文采的新闻性随笔式杂文：信手拈来，随物赋形，挥洒自如，涉笔成趣；在语言上明快浅显，通俗易懂，平易近人，拥有广泛的经久不衰的读者群，因而被时人称之为“林放式杂文”，并认为“达到了中国报纸上艺术性短文、评论的新高峰”。

作为新闻记者，赵超构走的是由编辑、主笔而记者的独特道路。重听，“一向无记笔记习惯”的他，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，行程九千里，历时70天，特别是对延安进行了为期34天的参观、考察、访问，就凭心记、感悟、理解，写下了约13万字的长篇通讯《延安一月》，首次客观公正地报道了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，并提出“新社会试验区”的新概念，立时引起轰动性社会效应，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。毛泽东看了后说：“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，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”。周恩来把这篇报道比之为中国记者写的《西行漫记》，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。日本也很快翻译此书出版。

赵超构又是一位勇于探索晚报之道的敬业报人。他开笔不久，便与马寅初笔谈探索“傻报”之道，以“认真”（记真事、认真理、讲真话）、“为民喉舌”的“傻报报人”为追求目标。在他六十年报人生涯中，几乎年年都有议论为文办报之道的专栏文章。历经长期的新闻实践与探索，50年代，他提出了“短些短些再短些，广些广些再广些，软些软些再软些”的晚报方针，接着又勇闯禁区，发表《关于社会新闻

的一些意见》。关于“软些”的提法，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与评论。直至晚年，年逾古稀的赵超构，在《新民晚报》复刊时，还提出了“宣传政策，传播知识，移风易俗，丰富生活”的十六字晚报方针，拈出“可读性”这一晚报学新概念，又借用刘禹锡诗句，把他的办报宗旨，衍化为文学形象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一时成为他长期苦心经营的《新民晚报》的报格标志。在他的鼓吹下，80年代一度掀起晚报热，报纸销路上扬至160万份。一些大报亦引进他的办报经验，从中“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”。

新闻家又是社会活动家。赵超构的社会活动也十分活跃。毛泽东七次接见他，并作竟日长谈、长夜之谈；周恩来常以老朋友相称。他是《新民晚报》终身社长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记协副会长、全国晚报协会会长、上海市政协常务副主席。他与夏衍、郭沫若、叶圣陶、苏步青等都有交谊，临终住院前夕还访晤巴金。

综观赵超构一生，以牛为师，甘愿“掏一把出来”；曾用笔名“牛之初”、“孺子牛”；专栏题饰以牛，诗赞《春牛》，“牵犁力足奔千里，负轭材堪破万丘；劲健爱亲泥土气，情深勤作稻粱谋”；遗体告别覆以牛，墓碑饰以牛。林放牛也，牛也林放。

“一笔曾当百万师 手不停椽至去时”。这是新闻舆论界在他逝世后对他的一生的概括。

#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

## 生地龙川

赵超构，字景熹，笔名林放、沙。1910年5月4日（宣统二年庚戌三月二十五日）生于浙江省瑞安县龙川乡。龙川乡今属文成县，这个县是1946年由瑞安、青田、泰顺三县交界的部分地区析置而成的。县内原属青田县南田区的武阳村，是明代开国元勋刘基的家乡，因以刘基谥号“文成”为县名。超构14岁以前主要生活在这里，外婆家也在这个县的南田区梧溪村，所以他对文成县怀有深厚的感情，在晚年之作《望乡之情》中说：“我原是文成山区出身”、“我这个山头人”；到老还能讲一口纯正的家乡话。1924年，超构随父迁居瑞安县城郊仙降区江云乡屿头村，所以他又自称是瑞安人，常见之于书面。

如果说有地域文化学，那么文成与瑞安对超构的新闻思想、新闻文化乃至新闻人格道德，都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龙川乡是个赵姓聚族而居的大村落，超构生活时期已是“三四百个烟灶（户）的大地方”，“神龙吐信（舌），一川中流”，在四围山色中，一川龙溪从村子当中静静流过。村背后山6公里许，是高度号称神州第一瀑的百丈漈（省级风景区），飞流直下，声震岩阿。村庄对面山上的天然石笋将军岩、纱帽岩，昂首高耸云霄。这是飞云江上游一个风光绮丽的江南典型山村。抗日战争期间，著名文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，曾来龙川乡浙东第三临时中学任教。“校书觅句有

新功”。就在龙川，王季思完成了力作《西厢记校注》的同时，“觅句”吟成《龙川杂兴二首》、《我从龙川来》、《一九四四年龙川双十节》、《龙川感赋》、《别龙川》等多首诗篇，其中直接生动描绘龙川一带风光的有：

我从龙川来，蹶屣凌嵯峨；

群山聚成海，四望无平波。

中峰见怒瀑，下注百丈坡。

灵区闳奇气，偶泄为江河；

遂成利济志，声裂震岩阿。

王季思以诗人、学者的敏感，似乎已觉察到“灵区”文成山区所蕴藏的潜动的“奇气”。从六百年前的刘基到赵超构，从《郁离子》到《未晚谈》，就文化意蕴来说，似有某些讽喻文学的默契与传承。赵超构那一篇篇善于揭露“金玉其外”的表象，抨击“败絮其中”的本质的杂文，不正是当代的“卖柑者言”吗？笔者曾借王季思诗句拟一联：

郁离林放，六百年间，灵区闳奇气；

未晚卖柑，双文今古，声裂震岩阿。

赵超构出身“三代带廩”的书香门第。曾祖父赵恒东，祖父赵廷儒、父亲赵标生都是廩生。“文章版半，17岁带廩”的父亲，更为乡里称道。他“勤奋好学，资质聪颖”，当年县考，常与同年人陈怀（字孟冲，陈介石犹子侄、北京大学教授）争榜首。后来标生投笔从戎，历任政军官员。1940年告老还乡，1948年1月病逝瑞安屿头。乡人盛传标生较开明，具卓识，淡名利。同村族叔共产党人赵刚1927年来龙川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，国民党派兵追捕，时在瑞安城里的赵标生预闻后，星夜派人密报，幸免于难。

超构的母亲富氏，是南田區梧溪村人，端庄贤淑，聪敏秀丽，心地宽厚，平和善良，具有山区人所特有的质朴纯正

的气质。也许是大家庭繁重家务的劳累，以及长房长媳所处的复杂处境的难于适应，她终于不堪其烦而变得体弱多病，不幸得了肺病。头胎、二胎，孩子一出生便夭折了。后来母亲怀上姐姐富荪，再后来怀上超构时，家人便采取了保护措施，婴儿一离开母体，母亲便被隔离起来，让奶妈哺育。超构就是吮吸一位畲族山村农妇的奶汁长大的。山区农民淳厚的气质，孕育了超构质朴、勤奋、坚韧不拔的品性。他终身“以牛为师”，六十年笔耕至最后一口气的新闻人格成因，也许从这里可以找到一点信息。年过六十瘦小老人超构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时，还能挑120多斤重的一担水，了解这个底蕴也许就不会感到“乖乖，我奇怪这老头子怎么没有被压扁”了。

体弱多病的母亲只活到45岁，便悄悄地离开了人间。

## 同春祠塾

“14岁以前，我在山区读的是私塾”，超构在《望乡之情》中回忆说。超构3岁随母赴北京，在父亲任所度过幼年，而他的童年则是在曾祖父创设的同春祠塾中度过的。

城里一阵风，乡下一层浪。说到同春祠塾与名噪一时的晚清瑞安文化特征“东瓯布衣”有很大关系。当时著名瑞安学者孙衣言（“承先启后一巨儒”孙诒让之父）“方自江藩归田，提倡乡先哲郑伯熊、薛季宣、陈傅良、叶适宋儒永嘉之学，设诒善祠塾，以教乡人，与弟侍郎锵鸣，最负时望。……吾乡谈文学、数人才，苟非诒善祠塾，则必求志社。”就在孙衣言、孙诒让父子所倡导的“以经世致用实事实功”为特色的永嘉事功学派影响下，围绕诒善祠塾、求志社，出现了以“温州三杰”陈介石、宋恕、陈虬为代表的“东瓯布

衣”人才群落。这群不做官的读书人，著书立说，慷慨激烈，力主维新变法，赢得梁启超、谭嗣同的推重。梁启超诗赞宋恕是“东瓯布衣识绝伦，梨洲以后一天民”，谓他是黄宗羲后反对君主专制第一人。1913年陈介石还应梁启超之请，为其父撰《梁涧溪先生七十序》。陈介石等人一经梁启超《新民丛报》的鼓吹，“影响很大，近远数百里，乃至千里之外的北京都知道‘东瓯布衣’”。超构曾祖父、祖父考取了廪生后，一直不愿出仕为官，以布衣自居，其深受影响的标志是仿照诒善祠塾的结构格局，在龙川下村村尾，兴建同春祠塾，课子读书。又在瑞安县城郊隔江屿头村兴建赵宅，就近请教。他与求志社的陈介石、陈虬、池志征等颇有交谊，后来，超构姐姐富荪就是嫁与陈介石之侄孙陈仲公的；而池志征一巨幅书法，则长期挂在龙川下新宅中堂。

“东瓯布衣”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，是一个有待开发研究的思想研究课题。他们寓海之滨，远离官场，探讨引进西方民权思想，曾经建立近代“桃花源”的尝试。他们结社求志，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好议论。宋恕的《六斋卑议》，陈虬的《经世博议》、《救时要议》、《东游条议》、《治平通议》等等，光看书名，可见一斑。特别是陈介石，本世纪初在上海主编的《新世界学报》，“文章之锐进，理想之灿烂”，梁启超等人叹为“我报界进步之征”。1889年宋恕著《高议》书成，“每与人言，即触世怒，且忌者将欲兴大狱，乃尽火其稿”；陈虬、陈介石等人“结求志社，聚集城北槐吟馆，夜庐风雨，道古谈今，每漏下三鼓始归”。其敢言与谈兴，特色鲜明。学者指出“超构杂文的特色是‘好议论’”，就这一点来说，超构未始不是“东瓯布衣”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声。他日后写的专栏评论中，40年代的《社会贤达不宜做官》，80年代多次出现《仲尼之门不称官

阙》、《书呆子不宜做官》、《落实何须乌纱帽》、《假如茅盾不当部长》等类文字；他的老搭档蒋文杰所谓新民老报人“有几分屈贾气”，“有几分老庄气”；他的至交石西民在位时曾托朋友带信给他，“请赵注意不要过分以‘布衣’自居”，具见东瓯布衣余响。但东瓯布衣的主要特点是“识绝伦”，他的延安之行，他的数以万计的专栏评论则塑造了胆识型社会批评专栏作家形象。

同春祠塾既然是这种东瓯近代思潮的产物，它便有与时俱进的特点。随着时代的步伐，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东瓯乃至广大浙南地区，很快地接纳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。早在建党初期，这里就有党的活动，1924年正式成立中共温州独立支部。同春祠塾莘莘学子中，就有两位率先参加了共产党。一位是超构的叔公赵刚，另一位是比他大三岁的堂哥（同祖父母）赵超演。赵刚（1887——1930）1925年在杭州铁路段工作时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杭甬铁路总工会执委，中共杭州中心县委书记，1929年被捕，1930年英勇就义。1956年经超构证明，由当地政府上报国务院追认为革命烈士，是文成县278位烈士中唯一由国务院直批的。赵超演（1907——1938）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1930年5月红十三军攻下大岙镇、龙川乡等地，成立瑞安西区苏维埃政权，超演任苏维埃委员，后任职南京步兵学校教官，抗日时任国民党军队营长，1938年在长沙率部欲与幕阜山中共游击部队联合抗日，事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。耳闻目濡，潜移默化，这两位同春祠塾的先后学友，多少给超构以影响。

关于超构的私塾生活，他在《望乡之情》中有如下回忆：“十四岁以前，我在山区读的是私塾，背诵四书、左传，枯燥乏味，毫无乐趣。又因为私塾出身，没有学过数学，对中学里的数理化功课，学得很糟。”超构的四书读本朱熹



的《四书注》。他的启蒙塾师叫徐更卿，50多岁，生员出身，泰顺县人，不仅诗书满腹，还深谙医理，能切脉开方治病，远近颇有名气，还在瑞安县城里教过书。大约为了鞭策超构读好四书，给他取了个学名，字号叫“景熹”，后来景熹这个字号一直沿用到中学、大学，到《朝报》工作后还用为笔名。

私塾这种陈旧的，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教学方法，超构对此抱有批判的态度，感到“枯燥乏味，毫无乐趣”。但是在特定条件下，在他身上却产生了奇妙的效用。他把四书、左传背得滚瓜烂熟，因而练就了一套硬功夫——惊人的记忆力，这为日后从事新闻工作创造了条件。他熟背的四书、左传等古典文献，在当时并不懂得书中的意思，但是少年时代储入脑海的经史知识，经久不忘，在以后的新闻写作中却受益无穷。他在小言论杂文专栏写作中，经常随手拈来，熔经史入文，增加了文章的深度。有时还直接拈来制作标题，如《知耻近乎勇》、《君子和而不同》、《思无邪》、《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》、《参也鲁》、《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》、《过犹不及》、《非其鬼而祭之》……等等。超构上中学忙于补习数理化、英语，大学学的是经济学，他古典文化的扎实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的。

## 迁居屿头

1924年，15岁的超构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家乡龙川，走出山山之外，随父迁居瑞安县城郊屿头村。

屿头村在飞云江南岸，与县城隔江斜望，相距仅五里许，如乘舢板船顺潮水斜划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就可在县城西门码头进城。